

诗词中的宁夏 (之六十八)

须弥山

张 嵩

《万历固原州志》地理志“山川”记载：“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栢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元封圆光寺。”《民国固原县志》卷四“形胜”云：须弥山“旧名逢义山，距（固原县）城北90里。山色嫣红，雄峻参天。前崖造释迦像二，一坐一立。后为千佛洞，悉依石凿镂，湮以丹青，多站相，圆光瓔珞，雕削入微。石造像，亦即摩崖也，疑唐代物。石龕石磴，窅空驾虚，盘旋而上，曲折玲珑，洵足栖神妙而蹶禅宗。崇宁三十五年，敕赐名为‘景云寺’。明正统十年敕建‘圆光寺’，梵宇从聚，金碧辉煌。后毁于兵燹，碑碣摧残，像亦剥落。山半得小溪，野桃掩映。过石壁为桃源洞，通山后之地下洞也。洞已窒，遗迹宛然。其亭亭植立于岩巔者多翠松。踞后山，树木益邃。塞上风光，斯堪称绝。”固原市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固原百科》(2016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对须弥山的描述或许更接近于现实情状：须弥山“古名逢义山、石门山。属清水河侧山地。位于原州区黄铎堡镇境内。以梵文‘苏迷卢’转音得名。”“古时森林茂密，有‘须弥松涛’之誉。”“南坡第三系砂岩中凿有高达20米的大佛坐像，东坡有佛窟130多孔，属全国十大石窟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以上志书或书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须弥山不仅是一处著名的石窟造像和佛教寺院所在地，更是兼具自然风光“须弥松涛”的名胜地。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其艺术成就可与云冈、龙门石窟大型造像媲美。而须弥山上苍松翠柏，四季常青，劲风吹过之时，涛声阵阵，

遂有“须弥松涛”之美誉，成为著名景观。历代文人诗家对须弥山石窟及其美景多有描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郭凤翔的《登须弥山阁》和清代李毓骧的《须弥松涛》。

《登须弥山阁》是一首五律：

春暮登临兴，寻幽到上方。
云梯出树梢，石阁倚空苍。
烽火连沙漠，河流望渺茫。
冯兰思颇牧，百战将名扬。

这首诗选自《嘉靖固原州志》。诗的大意是暮春时节忽来兴致，为了寻觅幽静登临到了地势很高的须弥山阁(上方)；云梯已经高出了树梢，山阁依靠在空旷的苍穹；眼前的烽火连着朔漠，放眼望去河流悠远渺茫；凭(冯通凭)栏之际不由得想起了战国名将廉颇、李牧，只有百战沙场才能使将军的声名远扬。不难看出，这是一首寄景寓情、抒发感慨的诗作。郭凤翔是明代河南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人，进士出身。嘉靖七年(1528年)以金事任固原兵备，后升副使。兵备，全称整饬兵备道，明朝时在边疆及各省要冲地区设置的整饬兵备的按察司分道，通常由按察司的副使或金事充任，主要负责分理辖区军务，监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兵马、钱粮和屯田，维持地方治安等。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主要还是关注军事方面的情况，诗中才有“烽火连沙漠”“百战将名扬”的句子，也反映了当时明与鞑靼、瓦剌等部落的民族与军事矛盾不可调和。作者身在须弥山阁，不着一字佛事，触景生情，应该还有一些原因，就是须弥山曾经是一个古战场。《甘肃通志》第四册卷五记载：“须弥山，在州

北九十里，上有石门关遗址，又为逢义山。后汉建武初(528年)段颖追先零叛羌自彭阳直指高平，战于逢义山，大破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段颖破羌”，发生地就在须弥山，作者用意不言自明。石门关是隋朝设立的关隘，唐为原州七关之一。地处须弥山下寺口子，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关隘。今遗迹依稀可辨。

《须弥松涛》是清末李毓骧写的一首七律：

古刹巍然近石城，苍松万树自纵横。
维摩有室搜灵偈，逢义题山问旧名。
一幅云屏开界画，半天风铎助边声。
宵深惟听龙吟曲，随在参禅百虑清。

这首诗选自《宣统固原州志》。须弥松涛，清代固原州的十景之一。诗以“古刹巍然”为映衬，以“苍松万树”为主题，不仅道出了佛窟的庄严肃穆及其悠久历史，更描绘出须弥山中寺院楼台层叠交错、殿塔四角风铎响逸，像是一幅界画的超然景象。结尾的意境深进一层：“宵深”之时“惟听”如龙吟一般的涛声，才能在参禅中顿悟佛门的精要，从而打消种种思虑。涛声喧嚣，耳鸣心静，境界自出，外在达到了“佛窟”与“松涛”的结合，内在达到了动与静的结合，后者则更完美。整篇诗作看似写景，实则寄寓一种高远情思，情景交融，意趣盎然，诗味灵妙。作者李毓骧，字仲臣，清末皋兰(今属甘肃省)人。曾参加编修《宣统固原州志》的校对工作。

“须弥”在梵文中有“妙高”“妙光”“善高”和“积善”等多个含义，“须弥”本意是指印度传说中的山名，后为佛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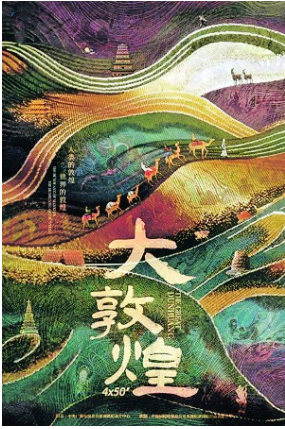
采用，指一个小世界的中心。《释氏要览·界趣》记载：“《长阿含》并《起世因本经》等云：四洲地心，即须弥山。”《封神演义》第七三回提到：“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历代诗人描写“须弥山”的诗作很多，诸如宋代苏轼的《观湖》诗之一：“须弥有顶低垂日，兜率无根下戴鼈。”沈瀛的《捣练子》：“放下著，须弥山。分明北斗面南看。”释道颜的《颂古》：“一念不起须弥山，翻著襦衫退步看。”曹勋的《送纯老往会稽住华严二首》其一：“识破须弥山句否，任交幡影上云窗。”陆游的《道室杂咏》：“已吞八九云梦泽，更著百亿须弥山。”吴潜的《又山偈就寄善知识》：“须弥山子才翻却，便是人天大法王。”清代姚鼐的《题＜四更山吐月图＞》：“环海世界中须弥，光明隐蔽行两规。”等等，不胜枚举，皆是赞颂或描写传说中的佛之圣山，抑或心中向往，并不是写给宁夏固原须弥山的。也有把“须弥”借指喜马拉雅山的，如康有为的《望须弥山云飞因印度之亡感望故国闻西藏又割地矣》诗。

总之，“须弥之光”如今独属于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北线的珍贵文化遗存，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佐证。须弥山现存佛窟132窟，存有造像70余窟，其中最大的一座释迦像是唐代大中三年(849年)前后雕凿的，高约20.6米，双手置膝，双耳下垂，面部丰腴，线条流畅，具有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如今的须弥山是宁夏著名的风景名胜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佛之石窟与松之涛声相伴，风起涛声，大佛凝视，聚成旷古风韵。若能到此目视耳闻，必将令人意绪飘荡、遐思万千。

三重视角聚焦“一带一路”上的耀眼明珠

随着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敦煌》在央视首轮收官，个中奥义在敦煌故事、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再度被彰显：敦煌，“一带一路”上的耀眼明珠，四大文明在此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对话。

纪录片分《何以敦煌》《敦煌密码》《文明舞台》《再造敦煌》四集，分别阐述敦煌的历史地位、敦煌对解读人类文明的密性意义、敦煌承载的多元文明交融内涵、敦煌文物的技术性创新修护体系建设。不同于过往相近题材纪录片，《大敦煌》提供了三重视角：由世界的目光重读敦煌，用具象的人的情感经历体悟敦煌，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姿态对话未来。



《大敦煌》总导演张晓颖在讲述创作理念时曾经提及：“我们认为敦煌的价值，在于它迄今为止还是鲜活的。它始终贯穿人类文明，而传承这一文明精神的主体，是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敦煌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是“人”，近百年来的保护管理与传承创新所依靠的主体也都是“人”。因此，主创在讲述方式上避免直白地论述



国际视野：中国的敦煌，也是世界的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边的一块绿洲，世界曾抵达这里，这里是尽头、也是起点。2000多年前，张骞对河西走廊的“凿空”之举，将古代中原王朝面向西域的瑰丽想象变为现实，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机缘，敦煌开始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节点城市。外国使者、商队、僧侣等从这里进入中原，葡萄、汗血马、石榴、黄金来到繁华的长安，东方的丝绸、瓷器、茶叶远走罗马。

纪录片《大敦煌》从创作之初就引入国际视野。制作团队在三年间深入到多个国家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中去，前往英国、德国、印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六个国家，并邀请了相应国家的纪录片团队参与拍摄，借助国际合作获得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视角。摄制组总行程近7万公里，深入印度阿旃陀石窟了解敦煌文化的异域源起，到达中

亚追寻古代粟特商队的凄美故事，探访大英博物馆敦煌文物的研究现状……还包容、兼听了来自中国、英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日本等多个国家学者、艺术家的观点。

由世界的目光重读敦煌，《大敦煌》从张骞“凿空”西域开始，通过对悬泉置遗址、汉简、敦煌石窟的介绍与描绘，展现了敦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陆地交往时期，其四面八方的外来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会融合。片中的每个故事不止于在时间的纵轴上追溯历史，更横向拓展空间，对世界不同文化集聚敦煌、敦煌文化符号的世界流转之旅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和解读。有网友感慨：“如果《大敦煌》有地理轴，人们会看到一条发端于敦煌，在不同文明所在的大漠与绿洲之间生生不息、牵引飘逸的文化丝路。”

人本叙事：给岁月以文明的是敦煌儿女

大历史，而是从一个个深钻敦煌文化研究、热爱敦煌文化的人为切入点，进入历史时空。

自德国远道而来，孔子学院院长铁锚深入莫高窟探究“三兔共耳”图案的来龙去脉；琵琶演奏家吴蛮多年来矢志寻根丝路，梦想解码敦煌乐音；更有一代代文物保护研究人员在敦煌前赴后继……在《大敦煌》中，文明和人是相生相依的。以飞天故事为例，天上众神不是主角，人间众生才是，衣袂飘飘、自由翱翔的艺术风貌承载人们对天空无尽

的想象和向往，而世界各地人们对飞天的解读、对壁画服饰的细致再现，则凝结着人们对敦煌沟通心灵与情感的文化密码的探索热情。

《大敦煌》以当代的具象个体、他们的情感与经历，讲述敦煌文明线性的古今中外发展，也为一代代保护与传承敦煌文化的儿女写传。

“我们力图用人物带出故事的这种方式，在观众和敦煌文化之间建立起桥梁，用引人入胜和富有悬念的故事吸引观众。”张晓颖说。

时代语境：文明赓续中 与未来对话

《大敦煌》的另一大亮点是它记录了敦煌的新人新事、新研究、新发现，为观众展现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敦煌的新生与传承。

《大敦煌》首次使用4K近距离拍摄敦煌莫高窟10余个洞窟，其中包括特级保护洞窟和不开放洞窟；首次展示藏经洞文物10余件。不曾对外开放的东千佛洞和金塔寺为这支纪录片团队“开门”；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的藏品库房也向来自中国的摄制组敞开，世界上第一件雕版印刷的敦煌遗书、巨幅佛教刺绣等得以近距离揭秘。许多拍摄内容都是观众们哪怕踏足敦煌也难一睹真容的真迹、实物。

纪录片主创团队还把镜头拉回现代，通过讲述重奏敦煌古谱、敦煌壁画复原修复、敦煌石窟3D克隆、“数字敦煌”、文物回归等工作，承续过去、观照当下、走向未来，展示我们今天对敦煌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以及敦煌文化对今天文明交流交融发展的启示。展现敦煌文化的生生不息，纪录片也匹配了多元化、年轻化的视觉语言。比如借鉴唐代敦煌壁画中青绿山水的绘画风格，打造出浓浓中国风的地图动画，以今天的审美旨趣架起与年轻观众沟通的桥梁。

“敦煌，不是静止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千年的生命。”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立强看来，《大敦煌》的珍贵价值在于它融入了今天的时代语境，通过年轻的受众与未来对话。

(据《贵阳日报》)



11月10日，群众在芦笙节上巡游。

当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谷院镇迎来芦笙节。当地苗族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欢度节日，祈禱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新华社发

“大使茶座之走进安徽黄山”主题文化沙龙活动举行

新华社电 近日，“大使茶座之走进安徽黄山”主题文化沙龙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中国祁红科技博览园举办，中外嘉宾围绕茶文化、非遗传承和旅游业发展等主题展开交流。

活动中，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哥斯达黎加驻华大使阿尔弗雷多·奥尔图诺、突尼斯驻华大使馆代表等嘉宾观看了传统茶道、目连戏表演及制茶、制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阿尔弗雷多·奥尔图诺表示，茶道不仅仅是一种仪式，也是好客、友谊和尊重的象征，分享一杯茶超越了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将世界各国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在文明多元的世界中，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至关重要。

上海合作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路。历史上古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的贸易，联通了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上海合作组织所弘扬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与古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精神高度吻合。

“大使茶座之走进安徽黄山”主题文化沙龙活动由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黄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大使茶座”主题文化沙龙旨在通过茶叙交流和非遗展示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促进中外文明融通互鉴。

“我心中的上海”全球创意设计征集海外推广在丹麦开启

新华社哥本哈根11月11日电 “我心中的上海”(SHANGHAI IN MY MIND)全球创意设计征集北欧站启动仪式暨“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1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举办。

“我心中的上海”全球创意设计征集8日在上海正式启动，丹麦是其海外推广的首站，将展示和赠阅9位中外设计师和创意人士的先期创作，计划推出15套上海城市印象艺术海报，持续吸引全球设计师和创意人士在国际语境下描绘各自心中的上海。

此次活动由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支持，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和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联合主办。丹麦文化创意机构人士、当地艺术院校师生及媒体代表等70余人出席了启动仪式。

推广活动甄选反映上海新貌的照片，让喜爱上海的国际友人透过不同视角去感受、理解和畅想上海。活动现场，小笼包等风味小吃更让来宾们一秒穿越到上海的弄堂里，品味当地风情。

丹麦前外交大臣科弗德致辞说，上海是深度连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文化。希望丹麦与中国共创更多艺术交流机遇，为艺术爱好者们提供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11月11日，观众在叶氏支祠观展。

当日，“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艺项目年度成果展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南屏村开幕。31件/套以“纸”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在徽派祠堂建筑叶氏宗祠和叶氏支祠中亮相，旨在“从艺术的角度发现纸”，并探索非遗技艺的展陈新方式和非遗技艺的在地艺术建构功能。

新华社发